

理想国
ginist

selection 06

童年的消逝

「美」尼尔·波兹曼 著
吴燕廷 译

Neil Postman
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文精选

selection 06

童年的消逝

[美] 尼尔·波兹曼 著 吴燕荃 译

Neil Postman
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by NEIL POSTMAN
Copyright© ELAINE MARKSON LITERARY AGENCY,INC.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03
by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 Press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的消逝 / (美) 波兹曼 (Postman, N.) 著; 吴燕荃译.
-- 2 版.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6
(人文精选)
ISBN 978-7-5633-4498-7
I. ①童… II. ①波… ②吴… III. ①童年社会学
IV. ①C9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729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6.25 字数: 132千字

2011年6月第2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 001~8000 定价: 29.80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尴尬的，而且尤其可悲。

目 录

001 /	维塔奇书局版序言
004 /	引言
007 /	第一章 一个没有儿童的时代
028 /	第二章 印刷术和新成人
050 /	第三章 童年的摇篮期
068 /	第四章 童年的旅程
084 /	第五章 结束的开端
100 /	第六章 一览无余的媒介
119 /	第七章 成人化的儿童
143 /	第八章 正在消失的儿童
169 /	第九章 六个问题
181 /	参考文献
184 /	译名对照表

维塔奇书局¹版序言

在准备为这本已有 12 年历史的书再版写序言时，我重新熟悉了书里相当多的细节。这并非一桩苦差事，因为在我写的所有的书中，唯独对这本书情有独钟。但我并不想过分娇宠它。我尤其注意寻找那些无论是隐含的还是明说的，而实际证明却是错误的断言。我是想告诉读者，我犯了哪些错误，并希望利用这个版本来纠正错误。无论你相信与否，我希望能发现几个大错。本书论述的毕竟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主题，而且，由于本书对所提出的问题没有提供强有力的解决方法——实际上，完全没有解答——这就越发令人不快。如果自本书写成之日至今，童年消逝的一些趋势至少被抑制住了，或者扭转了，我会感到欢欣鼓舞。至于曾经预言我认为将要发生的事却没有发生，那些我知道将要发生的却不会发生了，这并不会对我个人或这本书带来羞耻。

¹ 维塔奇书局 (Vintage Books) 是纽约兰登书屋 (Random House) 的一家分店。本书初版于 1982 年。——译者注

正因为如此，我必须让这本书保持它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我写作时的原样。当然，我提出的那些证明童年和成年的界限正被日益破坏的例证，对年轻的读者来说会很陌生。他们不得不自己提供例证。这样的例子可以信手拈来，不胜枚举。今天所有的例子，带有几年前我想象不到的自以为是，却又极为相关。坦白地说，本书的目的在于描述童年概念的起源，它为何盛行了 350 年，又为何迅速地消逝。现在我重读这本书，很遗憾的是，并没有使我做出任何重大的修改。那时所发生的一切，现在仍然在发生。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在过去的 12 年里，我了解了一些东西，这使得我必须书中加入一些原来不存在的内容。我相信原来书中不会有。但是，我很高兴在此作些修改。

在过去的 12 年里，许多教师，从小学到中学，跟他们的学生探讨书中提出的论点和根据。一些学生还写信给我，表达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尤其对五六年级学生的观点感兴趣，因为他们正当其时。这个年龄的儿童不仅会饱受早来的、强加于他们的成年的影响，而且可以对这些影响进行讨论，甚至进行反思。这个年龄的学生也往往行文直率和简练，还没有被鼓励用语言来掩盖思想。例如，一个叫纳里艾拉 (Nariele) 的女孩结束她的短信时说，我的想法“稀奇古怪”。一个叫杰克 (Jack) 的男孩说：“我认为你的文章不怎么好。童年没有消逝——哈！——就这样没有啦？！”约瑟夫 (Joseph) 写道：“童年没有消逝，因为我们看电视，我认为一周五天上学才是荒废童年。我觉得那太过分了。童年非常宝贵，用超过

半周的时间去上学,太浪费了。”蒂娜(Tina)写道:“当你是孩子时,你并不需要顾虑责任的问题。孩子们应该多一些玩耍。”约翰(John)写道:“我认为18岁才应该是儿童变成成年人的年龄。”帕蒂(Patty)说:“我不认为一个10岁的孩子看了成人节目,就不再是儿童了。”安迪(Andy)说:“大多数孩子看电视节目,知道那不是真的。”

当然,从这些评论中可以了解到许多东西,但它们给我的主要教训是儿童自身是保存童年的一股力量。那当然不是政治力量。那是一种道德力量。在这些问题上,也许我们可以称他们为“道德多数”。看起来,儿童不仅懂得他们与成人不同的价值所在,还关心二者需要有个界限;他们也许比成人更明白,如果这一界限被模糊,那么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就会随之丧失。

我忠实于本书的主题:美国文化敌视童年的概念。但是想到儿童并非如此,还是让人感到安慰和振奋的。

尼尔·波兹曼

纽约市

1994年

引言

儿童是我们发送给一个我们所看不见的时代的活生生的信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文化忘却自己需要再生繁衍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没有儿童这样一个社会概念，文化却完全可能生存。童年不同于婴儿期，是一种社会产物，不属于生物学的范畴。至于谁是或不是儿童，我们的基因里并不包含明确的指令。人类生存的法则也不要求对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进行区分。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儿童”这个词归结为意指一类特殊的人，他们的年龄在7岁到——比如说——17岁之间，需要特殊形式的抚育和保护，并相信他们在本质上与成人不同，那么，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儿童的存在还不到400年的历史。的确，如果我们完全用一个普通美国人对“儿童”这个词的理解，那么童年的存在不超过150年。且举个小小的例子：庆祝孩子生日的习俗，在18世纪的美国大多是不存在的¹，而且，事

1 Walzer, John F. "A Period of Ambivalence: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n Childhood," in Lloyd deMause, ed.,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New York: The Psychohistory Press, 1974,第358页。

实上，以任何形式准确标注孩子的年龄都是一个相对新的文化习惯，不过 200 年之久而已。¹

再举个更重要的例子：直到 1890 年，美国的中学只招收 7% 的年龄在 14 到 17 岁的人口。² 另外 93% 的人口，和许多更加年幼的儿童一起从事着成人的劳动。一些儿童更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在各大城市比比皆是。

然而，我们首先不能将社会事实和社会概念混为一谈。童年的概念是文艺复兴的伟大发明之一，也许是最具人性的一个发明。童年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和心理条件，与科学、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以及宗教自由一起，大约在 16 世纪产生，经过不断提炼和培育，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但是像一切社会产物一样，它的持久存在并不是必然的。其实，写作本书的想法起源于我个人的观察，那就是童年正在消逝，而且飞快地消逝。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的任务，一部分是展现童年消逝的证据，证明情况的确如此，尽管我怀疑大多数读者不会要求多少说服就会相信。有关童年消逝的话题，不论我到何处演讲，不论我何时写作，听众和读者不仅没有对这个观点表示异议，而且急不可耐地从自身的经验中为我提供证据。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正迅速模糊，这个观察对于关注它的人平淡无奇；对于不关注它的人，也不置可否。不甚为人知晓的是，首先童年从何而来。至于为什么童年会消逝，就更鲜为人知了。

1 普拉姆，Plumb, J. H. "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 *Horizon*, Vol. 13, No. 1, Winter 1971, 第6页。

2 布尔斯廷，*The Republic of Technolog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第 64 页。

我相信我对这些问题有一些明白易懂的答案。它们大多是通过观察传播媒介如何影响社交过程而产生的一系列推测；尤其是印刷术如何创造了童年，电子媒介又如何使之“消逝”。换句话说，以我本人对我写本书的内容的理解，本书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断言童年正在消逝，而在于提供了一个解释这种现象何以发生的理论。因此，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表述“童年”这个概念的起源；具体地说，就是童年起初不需要存在，而后却发展成不可避免的存在，它们各自的传播条件是什么。第二部分将我们置身于现代时空，企图揭示从古登堡（Gutenberg）的印刷世界转换到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的电报密码世界，这个过程使童年作为一个社会结构已经难以为继，并且实际上已经没有意义。

那么，我们能为童年的消逝做些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本书将不对此进行探讨。理由是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这么说，心里既轻松又沮丧。轻松是因为我不必背负教别人如何生活的包袱。在我以前写的书里，我都冒昧地指出较有效地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我相信这是职业教育家应该做的事。事实上，承认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跟他们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相上下，竟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当然，沮丧也是出自同一个原因。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尴尬的，而且尤其可悲。但是我会这么想来安慰自己：如果不能提出防止灾难发生的方法，那么也许可以退而求其次，试图理解灾难为什么会发生，那也是有用的。

第一章

一个没有儿童的时代

在我落笔之时，十二三岁的少女正是美国收入最丰厚的模特儿。在所有视觉媒介的广告里，她们被设计成像是非常懂事、性感无比的成年人出现在大众面前，仿佛全然陶醉在色情的环境里。在看过这类比较隐晦的色情作品之后，那些还没有完全适应美国对儿童的这种新态度的人，很可能会更渴望洛莉塔的魅力和诱人的纯真。

在全美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成人犯罪和儿童犯罪之间的区别正在迅速缩小；在许多州，对两者的惩罚正变得日趋相同。在1950至1979年间，15岁以下的人口所犯的较严重的罪案率增加了110倍，或是百分之一万一千。念旧的人也许会对当今的“少年犯罪”大惑不解，并不由得思念起过去。那时候，青少年逃课去学校厕所抽支烟，都被看作是“问题”。

念旧的人或上了年纪的人同样会记得，过去成人服装和儿童服装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过去的10年里，儿童服装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如今所有实用意义上的“童装”都已经消失了。尼德兰学

者伊拉斯谟¹提出过一个在18世纪被普遍接受的理念，即儿童和成人要求有不同形式的服装。他的主张现在却遭到成人和儿童的完全排斥。

就像形式各异的服装，过去在城镇的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的儿童游戏也正在消失。就连“儿童游戏”这个想法也似乎正从我们的股掌之中流失。我们过去习惯于认为儿童游戏并不需要教官、裁判或观众，只要有空间和器材，儿童就可以开始玩了；游戏的目的是不为别的，只图快活。然而，今天少年棒球联合会（Little League Baseball）和十二三岁的小选手橄榄球队（Pee Wee football），他们不仅由成人来监督，而且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来仿效成人运动的模式。因此，他们需要裁判，需要器材。成人在边线外加油呐喊或奚落。球员们寻求的不是快活，而是名誉。现在还有谁看见九岁以上的孩子在玩抛接石子（Playing Jacks）、骑木马（Johnny on the Pony）、捉迷藏（Blindman's Buff）或边打球边唱歌（Ball-bouncing rhymes）这样的游戏？两位出色的英国史学家彼特和艾沃娜·奥佩（Peter and Iona Opie）专门研究儿童游戏。他们鉴定了几百项传统的儿童游戏，当今美国儿童仍然常常玩的游戏几乎没有一种。就连两千多年前在伯里克利（Periclean）统治时期的雅典就已出现的捉迷藏，现在几乎已经完全从儿童自发的娱乐活动中消失了。²儿童游戏，言简意赅地说，已成为濒于灭绝的物种。

1 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约1466—1536），尼德兰人文主义学者，古典文学和爱国文学研究家，《新约全书》希腊文本编者。——译者注

2 Cowley, Robert. "Their Work Is Child's Play." *Horizon*, Vol. 13, No. 1, Winter 1971, 第14页。

实际上，童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放眼望去，人们不难发现，成人和儿童在行为举止、语言习惯、处世态度和需求欲望上，甚至身体的外表上，越来越难以分辨了。无疑，这正好说明了要求重新修订儿童合法权利的运动之所以蓬勃发展的原因。这样，儿童多多少少可以跟成人享有一样的权利。理查德·法森（Richard Farson）的著作《与生俱来的权利》（*Birthrights*）就是一例。这个运动反对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它的主要目的在于宣称，原来以为是让儿童处于一种对他们较为有利的地位，其实不过是对儿童的压制，迫使她们不能全面地参与社会活动。

在以后的章节里，我会探讨支持童年在消逝这一观点的证据。但我想在此指出，在现有的一切证据中，没有任何一个能比童年的历史已成为当前学者研究的一大产业这个事实更能说明问题。马歇尔·麦克卢汉¹曾评论说，当一种社会产物行将被淘汰时，它就变成了人们怀旧和研究的对象。仿佛要证实他的话，在过去的20年里，历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写出了大量有关童年历史的重要作品，而在1800年到1960年之间，²类似的作品非常少见。确实，我们也许可以公平地说，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es）于1962年出版的《几

1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加拿大传播学家。认为电视、计算机、电子通讯等对社会学、艺术、科学、宗教等在形成其思想的风格方面会发生强烈影响；书籍注定是要消灭的。著有《媒介即信息》等。——译者注

2 根据劳伦斯·斯通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的Shelby Cullom Davis 历史研究中心的主任——在1971到1976年间出版的有关童年的历史和家庭生活的重要著作和文章有900多部/篇之多。相比之下，他指出，在30年代，每年仅出版大约10部/篇学术著作和文章。

百年的童年》(*Centuries of Childhood*) 开辟了这个领域，引发了研究童年历史的热潮。为什么发生在现在？至少我们可以说，最好的历史往往产生于一个事件完成之后，产生于一个阶段进入尾声，而另一个新的、更强劲的阶段还不可能到来的时候。历史学家通常不是来歌功颂德，而是来埋葬历史的。不管怎样，他们发现做尸体解剖要比写进度报告来得容易。

然而，即使我把社会突然热衷于记录童年历史的现象误认为是童年日渐衰亡的一种迹象，我们至少也应该心怀感激，因为终于能够找到有关童年的起源的研究资料了。这些资料使我们有可能了解童年这个概念是如何出炉的，同时可以推测它又为何面临被淘汰的危险。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细心的读者从现有的材料中最大限度地拼凑出来的有关童年的故事。

古人究竟如何看待儿童，我们知之甚少。比方说，希腊人把童年当作一个特别的年龄分类，却很少给它关注。有个谚语说希腊人对天底下的一切事物都有对应的词汇，但这个谚语并不适用于“儿童”这个概念。在希腊文中，“儿童”和“青少年”这两个词至少可以说是含混不清的，几乎能包括从婴儿期到老年的任何人。虽然他们的绘画没有能够流传到今天，但希腊人不可能认为替儿童作画是件值得做的事。我们自然也知道，在希腊人流传下来的塑像中，没有一尊是儿童的。¹

1 在《希腊方式》(*The Greek Way*)一书中，伊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讲述了一则有关希腊画家的传说。传说表明，为男孩子作画可能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一个希腊画家展出一幅画作，画上一个男孩拿着一串葡萄。葡萄栩栩如生，鸟飞过来啄它们。

在希腊浩瀚的文学作品里，可以找到有关我们所说的儿童的论述，但那些论述由于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而变得模糊不清，因此人们不可能准确地了解希腊人头脑中对“儿童”这个概念究竟如何看法。例如，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讲述了一个男子和年轻妻子之间的关系。她还不满15岁。在成长过程中，她接受的是体面的教养，“尽可能少看、少听和少提问题”。由于她也透露说母亲告诉她，她是无关紧要的，只有她丈夫才举足轻重，我们无法明确地判断我们所了解的是希腊人对女性的态度，还是对儿童的态度。我们的确知道，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时代的希腊人，对杀害婴儿的行为没有任何道德或法律上的约束。尽管亚里士多德认为对这种可怕的传统应该加以限制，但他对此并没有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¹由此可见，希腊人对儿童生命的意义的看法与我们截然不同。但这个臆断有时候并不管用。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讲过不少故事。故事中表达的是一种与现代人的想法类似的态度。其中有一个故事说，十个科林斯人到一个人家去杀一个小男孩。根据神谕，那孩子成人后会毁灭他们的城市。当他们到了这家以后，男孩的母亲以为他们只是友好拜访，便将男孩放在了其中一人的双臂中。这时男孩笑了，用我们的话来说，他的笑

（接上页）当有人夸奖画家为大师时，他回答道：“如果我是大师的话，那么那男孩应该能让鸟儿不敢靠近。”汉密尔顿小姐因此得出结论说，在希腊人心目中，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跟现实一样美。葡萄要画得像葡萄，男孩要像男孩。但实际上，在希腊人的世界里，我们没有这类男孩子的画像——假定用我们所说的“男孩”这个词的意思。

1 德莫塞，deMause, Lloyd. “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 in Lloyd deMause, ed.,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New York: The Psychohistory Press, 1974, 第26页。

容捕捉住了这些人的心。因此他们就离开了，没有执行那可怕的任务。男孩究竟有多大，这并不清楚，但显然他还小，可以抱在成人的怀里。也许，如果他大到八九岁，那些人就会轻而易举地完成既定的任务。

然而，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虽然希腊人可能对童年的本质的看法模棱两可，甚至迷惑不解（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但是他们一心一意地热衷于教育。最伟大的雅典哲学家柏拉图（Plato）对这个主题写过大量作品，光是针对如何对青年进行教育的问题就提出过不少于三个的不同方案。此外，他的一些最为难忘的谈话，是探讨诸如美德和勇气是否可以被教育出来的问题。（他相信是可以的。）因此，希腊人发明了“学校”这个概念是毫无疑问的。在希腊文中，“学校”一词的意思是“闲暇”。这反映了一种典型的雅典式的信仰：他们认为闲暇时，一个文明人自然会花时间思考和学习。就连凶悍的斯巴达人，虽不像他们的邻居一样强调思考和学习，但也建立了学校。根据普卢塔克（Plutarch）在《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Lives*）里所写的利库尔戈斯¹的一生，斯巴达人把7岁的男孩招进学校，让他们在班上共同训练和玩耍。他们也学习读书、写字。“只教一些，”普卢塔克告诉我们，“刚够满足他们为国效力的需要。”

至于雅典人，众所周知，他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学校，其中有些成为向世界各地传播希腊文化的工具。他们有运动场，有为18到

1 利库尔戈斯（Lycurgus，约前390—约前324），雅典政治家和演说家，以理财有方和严惩贪污闻名。——译者注